

抱朴长乐

○ 徐秀米

前日离开泉州，与友细数疗休养之得，除去车马劳顿的恍而惚之，只记得在清源山，拜遇过一位“贤者”。

次日随同学湖畔访友，欲抬脚入室，但见院前门楣有字，其书“抱朴庐”，甚喜。抱朴，源见于《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恰巧遇定是泉州那个“贤者”冥冥之中的安排。

外观抱朴庐水墨色调，简单古朴。说实话，如果说院前残石憨虎陈年雕刻，因趣生情引我入内，那么一入眼的原木色柜橱，饭厅墙上素朴的字挂，桌上拾野的小菖蒲已经开始摇我心旗，抱朴的第一巧思竟在色素、材素以及义素的素简素饰。

因初见庐主，言谈交流时我不敢把我眼神里真实的无知用嘴巴亲口表达出来，简单说就是不敢多言。但庐主在讲述他是如何从朋友处看中一个石臼，请朋友赠予自己时的那种窃喜，上眼皮一左一右，像墨力很透的撇和捺，活跃在脸上部，让本还算标准的鼻子显得很斯文

很安静。我瞬间卸下面具，言语便少了禁忌。每每好奇地瞅上一件器物，他便回过头来细细解说，生怕少个环节怠慢了客人。无领的浅蓝色棉麻夏衣裤衬出白白的皮肤和萝卜干一样厚厚的双耳，似道骨仙风上天所授。不知是园子里的风还是空调的风吹到他衣角上，有股禅意行于五官肤色和背影的细节里，让人不自觉会联想隐士，高僧，中医鼻祖或书画名家而肃然起敬。

因为眼力差，每每看人识物要花很长时间。我还在琢磨菖蒲叶子从盆栽石洞里伸出来的巧妙布景，主人招呼客厅喝茶。从饭厅至客厅，三五步即成，客厅于错层下层，二见静观堂字匾悬于月洞门顶。字如无捆绑散木状，横竖用力互倚，线条如军马休整，扎堆的扎堆，独处的独处。多看几眼就想拖出几根来玩玩汉字重组的游戏。同学大赞脚下石阶奇思异想，如云如浪，似有阶又无阶。而我只想简单打个比方就是条状堆放的巧克力被温热融化后的样子，有坨有陷有平实。我满脑子觉得像我懒成猪

狗般的周日状，没有铃声，没有课堂，没有学生，就一滩烂泥样趴在想趴的地方。它也许也是这个心态，愿意的话睁开眼跟立在墙边的老木根对个话，想偷懒就等院子里的“昆冈”山风吹过来撩拂主人的贝阙宫珠分一杯羹。它的躯体岿然不动，已然不像我的当时，所有的器官都被分离，眼睛在巨幅条画的浓墨处，手在瓶罐的材面上，鼻子嗅着花植，耳朵听着主人古往今来的讲解。它们来不及复位，我被分裂得只剩心脏独自工作。它每一次跳动，都像在问我是不是这些路边购得的顽石，亲手绘图的瓷器，气宇非凡的亲笔墨画，友人赠予的器物，园子里折下的枯果木枝和野生的盆栽绿植，它们都是散落在天涯的同一个母亲的弃子，因为相同自由、淳朴、真实且大气的DNA 而一起回归抱朴堂，正是如此，他们才是庐主钟老师用情至深的物华天宝。

无知不只是让我无力深度欣赏庐主苦心收集和创作的古玩和书画，观望潜于抱朴芦后庭的小院也未必是件简单的

事情。潜院不大，约摸四五十个平米，却是钟老师口中的“小題大作”，筑石山，挖鱼潭，植双松，栽花竹，刻字塑形，且花草树石皆有姓名和籍贯，我无法把庭园的设计和最终的生命形态与他细白的双手和大脑联系起来。把提炼过的大自然的沙盘刻在脑子里需要怎样的中央处理器才能实现啊？

山石无言，水流于缝隙汨汨而出，与潭鱼嬉闹，竟有出奇的清欢，引得隔壁的凌霄花纷纷伸蔓探枝，朵朵橙红花摇曳得刀劈斧砍的“昆冈”石林也尽显温柔雅俊，潜院像个诤于言辞的男子，被邻家的女孩瞅见了内敛的深情。

看尽了仲夏的老树高枝，潜院年纪尚幼的常春藤让我神往，它缘壁而生，攀枝而上，不惧冷热不惧生死，可爱，俏皮，单纯，它无拘无束，向上，向远方，用涉世未深的童年守着抱朴的魂。

或许那个泉州清源山智慧贤达的老者和这个一阅阅千年的庐主也会像我一样，就这样慈爱地看着它，不想它长大。

踏水菜

○ 杨苏奋

那年的“双抢”特别热，中午下田，脚踏水里会烫起泡。午后休息，很难在屋子里住。有不少人搬着凳子、椅子，去竹林里或大树下消暑。那些青壮年宁愿去河里踏“水菜”（即河蚌）。我虽然年纪小，也跟着去。踏水菜，跳河里用脚一脚一脚地，踏着河底的污泥行走。踩到硬硬的东西，就潜入河底把摸起。摸起来的不一定是水菜，也许是砖头，或许是瓦片和其它东西。河底的水，很凉快。踏水菜，虽然辛苦，但有了凉意；又摸起一只水菜，高高举起炫耀，会很快乐。有时忘记出工，队长专门会跑到河边来喊我们。

我们这地方，大都是冬瓜黄豆烧水菜，是一道清凉退火的佳肴。水菜虽然味道鲜美，但不能吃多了，凉了胃，会拉肚子。俗话说：“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

“双抢”结束，生产队里开始把集体的草棚改建成瓦房。那段时间，我们天天用船去石矿载石块；去沙场载河沙。事多，开会也多。有一个晚上开社员大会队长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都会踏水菜吗？明天大家一起去踏水菜。”社员们听了都“咯咯咯”地笑。不知谁说：“队长想吃水菜了。”又有人说：“队长的嘴才没有这么馋，明天叫大家去像踏水菜一样去挖沙。”队长说：“是的，省几个钱，像踏水菜一样去挖沙。我想，你们会踏水菜，就一定会挖沙。”社员们个个都伸出了大拇指。

次日上午，大家扛着铁铲，自带午餐，上了一条水泥船。摇船的把我们载到了德清城关（乾元）的东苕溪转弯湾。那里有趟螺蛳的，机船挖沙的。我们没有这条件，大家便跳下河，在靠河滩的水里像踏水菜一样，一脚一脚地踩着河底。踩到沙，就把河底的沙用铁铲铲上来放船里。直到太阳快下山时，我们才满载而归回。

队长迎风站在船头上，手持铁铲，露着鼓鼓的肌肉，很像个大力士。

□小小小说

一只牛奶箱的“处理”始末

○ 钱凤伟

吃过晚饭，老马的老伴刚收拾完厨房，有人敲门，是老马老年大学的学友老陈来访。老马家里就他和老伴，儿子一家在外地。老伴与老陈不大熟，给老陈沏了茶端上水果后就去卧室追剧了，老马和老陈都是“老年文学爱好者”，报的是写作班，两人互相切磋，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就到了公交车下班车的时间，老陈和老马的夫人打过招呼就要告辞，老陈陪他去公交站，说谈兴正浓，也可趁路上的时间再说上几句。到了公交站，阒无一人，但木条座凳上有只牛奶箱，老陈说，没人了，恐怕得你处理了，说着车来了，老陈上车时又指了指牛奶箱。

但老马却为难了，怎么处理？当然不能占为己有。而且费力地拎回去，他和老伴都不会喝，他们一直喝的是羊奶。那么，通知公交方面？客服恐怕也早已下班。至于报警，不免有点小题大作了。

这时却来了个人，是个中年人，穿着居家的休闲服，应该是居住在附近小区，一来就去看站牌。老马问，这箱牛奶是你的吗？一出口，就觉得自己有点“急中生傻”。如果是他的，当然要先来寻找被遗忘的这箱牛奶。中年人摇摇头说，不，我很少公交出行的，明天难得要赶早乘公交，来看看首班车什么时间。随后他甚至不朝牛奶箱看一眼，就回去了。

是的，现在谁在乎一箱牛奶啊。这是一个明显可以让他冒领的机会，但这样的念头，他几乎脑子里转都不转。于是老马想，就让它放在这里吧。遗忘牛奶的那个乘客，也可以明天一来就马上拿回去。当然，也有可能被人拿走。但这又怎么了。一箱牛奶也值不了多少钱。何况如今公众的诚信水平不断提高，更多的人具备了“路不拾遗”的品质，也因此，有些城市里，“无人商店”甚至已经开始连锁经营。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偷鸡摸狗之徒总是有的。这让老马想起了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一个故事。书中的老范开了一家私塾，教书先生的老婆总偷老范的庄稼，管家老季告诉了老范，老范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在老马看来，这对风“贼”不免有助长之嫌，但有时候，这样的不计较，或也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还有一种可能，连一箱牛奶都要顺手牵羊，或许也确实是因为生活拮据。那就更可以不计较了吧。

于是老马打定主意，不去“处理”这箱牛奶。走之前，他再看了看牛奶箱，却发现这不像是一箱新买的牛奶，箱子明显旧了，而且扎着已经褪色的塑料绳。老马去拎了拎，很沉。那就可以确定这不是一箱牛奶了。老马想，应该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解开捆扎的塑料绳，打开箱子，原来是一箱书，叠得整整齐齐。老马翻了翻，是高中三年级的课本，复习用书和许多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高考临近了，不知这样集中打包是为了什么，但显然，这个认真读书的高三学子，现在一定十分焦虑。

老马没能从箱子里找到主人的确切线索，比如学校、姓名之类，似乎有签名，却很花式，与老马那代人的风格迥异，老马只能望“字”兴叹。那就只能明天再想办法联系。当然，这是必须拿回家去了，如果给人拿去了，比如给破烂的，当作废品卖了，那就麻烦了。又恐主人在他走后赶回来，老马到马路对面的一家酒店，写了一纸纸条，留了自己的电话，用酒店提供的粘胶，贴在了醒目的位置。老话说“百步无轻担”，老马气喘吁吁地把这箱子搬回家，老伴有点诧异，说，这么晚了，从哪弄来的，不会是牛奶吧，这么重。老马说了原委，然后笑着说，都说知识决定命运，这会不会不重吗。老伴“心领神会”，忙不迭点头，说，那是那是。

第二天一早，老马果然就接到了箱子主人的电话，说他高三的儿子有点小症状，需要居家自我健康管理一个星期。儿子是住校生，他去学校里把他的东西搬回来，虽然上车时拥挤，他东西又多，但不该把最重要的这箱子落在站台上。他们住在比较偏僻的山乡，当晚没法赶回来，急了一个晚上。老马立马就把箱子送到了公交站上，这位高三生的父亲向老马连连道谢，老马说，应该的，应该的。

后来，老陈也打来电话问，老马就说了“处理”的经过。老陈说，虽是小事一桩，却也功德无量。老马说，前半句属实，后半句过奖。老陈说，有时候自我表扬也是要一点的。于是两人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当然，这是在为没影响这位高三学生复习迎考高兴。

赤豆棒冰

○ 陈松泉

孙子笑嘻嘻地问我要吃什么棒冰？我搜索了脑海中有关棒冰的画面，脱口而出，说：“赤豆。”精良的外包装上一支青绿外皮包裹着粒粒饱满赤豆的画面分外耀眼。面对特写镜头中两粒“相思流心，口口清甜”极富挑逗的的赤豆，我感叹道：好诱人啊。我缓缓地剥去内包装，小心地轻轻地咬一小口，软软的，满口炼乳的清香，完全颠覆了我对赤豆棒冰的固有记忆：硬梆梆的、冰冻的赤豆，咯牙。我慢悠悠地将整支棒冰化化，却不曾吃到一粒赤豆。现在的赤豆棒冰，与过去的相比较，形体上是宽了一些，口感上的柔和是过去的赤豆棒冰无法企及的，只是已经完全没有了一丝儿儿时棒冰的味道和赤豆纯真的香气了。

儿时的赤豆棒冰，3分钱一支，是最大的棒冰。奶油棒冰5分钱一支。每天下午西谷的时候，总有一个人骑着28吋自行车，后座上放着一只用棉花胎作保温材料の木箱子，在走村穿巷地叫卖棒冰的人。箱子里的棒冰，只有赤豆、奶油和白糖三种。家里孩子多，家长不会经常给孩子买棒冰的。孩子们会自己想办法：两个人分一支，或者今天老大买，老大吃大半，下次老二买，老大吃小半，轮流着买，孩子们每次都能解解馋。我基本上不买棒冰，攒起来的钱就去买连绘画小人书。我觉得口腹之欲一会儿工夫就过去了，书却可以常存常看。因此也博得了一些好名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天，我在家里闲坐，忽然听到有人高喊：棒冰！赤豆棒冰！我觉得声音好熟悉，推窗一看，果然是我的同学在叫卖。我把他请进家里，请他喝了大碗茶。佩服他炎炎夏日还去走村

串巷挣这份汗水钱。他却尴尬地说：“斯文扫地啊。我为了避开熟人，特意穿过自己的乡镇，到徐家庄和勾里来卖棒冰。想不到还是遇见了老同学。”我说：“凭自己的劳动挣辛苦钱，在当今社会，敬佩你的人应该是很多的，用不着不好意思。”我想留他吃晚饭，他说：还有半箱棒冰没卖完呢。至今回想起来，我总觉得我们这辈人的身上依然是更多地继承了前辈们艰苦奋斗、力争上游、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那种金不换的精神。

后来，家里添置了冰箱，自制棒冰也就是赤豆棒冰。不论赤豆，还是绿豆，习惯上统称赤豆棒冰。由于那时糖是凭票供应的，不能放开着用，有时就用糖精安抚一下味蕾。棒冰的棒是用自家竹园里的竹子制成的。吃完棒冰，棒也舍不得随手丢弃，积攒起来，用沸水煮开后仍可重新利用。给邻居小朋友吃的棒冰必是用糖做的，如果给他们的是放糖精的，必须跟邻居小朋友说清楚，大人也要找机会跟邻居大人说清楚。生怕好心好事弄成误会。奶奶说：“待人的东西一定要最好的。不可把将就的东西送给别人。”令人称颂的人品就是从这些小事中赢来的。

如今，家家的冰箱里都有从商家批发来的各式各样的棒冰、雪糕和冰淇淋等等解暑饮品。有的甚至冬天也在吃雪糕。但我由于年岁渐老，朽体日衰，脾胃虚弱的缘故，即便夏天也喜欢喝温水。今天的赤豆棒冰已经不再冰冷，冰冷的只是我儿时记忆中的艰难岁月。回想过往，感慨万千，试作打油一首，聊作本文的结尾吧：“赤豆棒冰旧称在，珠酥满嘴糯香存。柔和口感宜童叟，甘爽绝佳殊忆魂。”

怀念父亲

○ 许金芳

癸卯年五月十八是父亲已故11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和往年一样回老家纪念，呆呆地兀立在父亲遗像前，看到照片中的他那布满皱纹的脸时，双目不禁潮红起来……

父亲许新贵生于农历甲戌年11月16日，享年79岁。祖母是跟随做裁缝手艺的叔伯到长兴与祖父许寿林结婚的江苏镇江人，日本鬼子打进村时，祖父被杀害，祖父死时，父亲只有3岁。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早就就帮助祖母挑起生活的担子，14岁时已什么重农活都能干，小小年纪尝尽了人世间的艰辛。父亲24岁时与15岁的母亲成婚，母亲生我时正值非常年代，尔后10年间生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父亲内心里非常尊重知识，看重读书，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全部供给上学。读村小时，每当“抢收抢种”农忙季节开始时，父亲的心思总会被触动，他拉着我的手站在田埂上，向南望着长兴县城，视线久久不愿移开，他将一种期待寄托在儿子身上，鼓励我：“读书加把劲，长大了住到县城去。”村小办在庭院中有棵黄杨树的许家祠堂里，记得那年清明节，村里的“秀才”们（读过书的识字人），被教书的老师请到祠堂里，一起聚餐祭祖。13岁的我因为写了篇《兰香山记》获得老师的欣赏也坐在其中，父亲在门外看着，很自豪，因为坐席上有他的儿子！

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鼓励我这位回乡务农的高中生报考。报考后正值农忙季节，父亲重活累活抢着干，恳请

生产队长给我安排个晒稻谷等轻便农活，能让我利用余隙复习。近一个月，晚上我挑灯备考，天气热蚊子多，父亲用蒲扇为我赶蚊子。那一年高考只分文科和理科，大中专一套试卷，我总分考了335分，这个成绩在当时已算算是好成绩，贴在县城解放路老新华书店对面的高考红榜上我的名字被写在第三位，可惜体检时被淘汰了。父亲虽为我心里难过，但总是安慰我：“不要泄气，明年再考。”自己却晚上睡不着，半夜三更起床，摸黑向县城走去，找到一位儿时的伙伴，一起到医院院长家里，询问我的情况。在父亲的鼓励和督促下，1979年我最终考上平湖师范。父亲对我的“读书梦”用尽了心思。

对父亲的记忆，绕不开从许家滨通向外界的河流，温润的河水丰盈着我的岁月，也映照出父亲的音容笑貌。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父亲为我“找出路”，晚上摇船到红家垪大队支书家恳求给谋份工作。大队支书看重我这位高中毕业生，党支部会议上提议我任大队出纳兼管大队畜牧场工作，得以通过。在大队工作的几年里，我人缘关系搞得被动，没少给父亲添麻烦，他走东家串西家为我做工作。安慰我：“你一直在学校里读书，在畜牧场干活的人大多与大队干部关系密切，你要真心诚意慢慢与他们沟通。”

父亲个大力大，年轻时能挑200多斤的重担有过20多级石坎的浣东桥。上世纪60年代来浦公社劳动比武，掘

畲田父亲得第一。他勤劳能干、头脑活络全村出名，“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人也没有饿肚子。

港北东头角（现美浦工业园区西北角）有个无主“浮渚墩”（河港包围的小洲），平常年景浮出水面，父亲“第一桶金”就是在那个土墩上掘得的。依稀记得是我8岁那年，父亲晚上摇船去“浮渚墩”借月光垦荒，开出了一块3亩多的肥沃土地，当年播种上芝麻，秋收了400多斤籽，过年时带上我用手拉车拉到宜兴街市上卖到了300多元。这数字现在看起来不大，那时足可以买头牛，是笔大钱。

浣纱溪穿村而过，村中临溪有座粮库，夏收秋收后附近村庄都会摇船来交公粮卖余粮，冬去春来时粮库要雇壮劳力装运粮食。父亲是村上打包运粮的一把好手，一年能在粮库挣到100多元现金，够一家人全年零用。母亲夸奖过父亲，粮库规定，一个150斤的粮包从1号仓库扛到运粮船（约200米）能拿一块红竹片，值3分钱，有一天父亲拿了300块红竹片，挣到了9元多，可以买15斤猪肉。

父亲为人善良。村上有位长者和清公公，老了孤身一人，父亲每年年三十总是要请他来我家吃年夜饭。父亲小时候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得到过乡邻好人的点滴帮助都铭记于心，特别是贵娘一家的接济，经常唠叨，要求后辈们知恩图报。

父亲崇尚劳动，好学钻研，“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样样精通，是位“农工

